

“边缘”作家的生态乌托邦

——艾丽思·沃克的生态整体主义解析

周红菊

[摘要]艾丽思·沃克是美国当代著名非裔女作家,她著述颇多,尤以小说《紫色》和文集《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著称。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沃克对美国黑人女性、男性、两性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的发展给予热切的关注。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沃克的关注点逐渐转化为生态问题和环境正义,这在她前期的作品和访谈中得到充分的显现;在其后期作品《她蓝色的躯体我们知道一切:世人的诗 1965-1990》《绝对信任地球的善意》发展到成熟。本文立足于她的访谈录和小说作品,梳理其生态思想的萌芽、发展和逐步形成,并通过定性分析来解读其生态思想的乌托邦特点。

[关键词]艾丽思·沃克;生态批评;生态乌托邦;生态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I7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4-0093-10

[作者简介]周红菊(1978—),女,山东夏津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欧美生态批评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学院校级课题“寻根的历程”(13yB0004)的阶段研究成果。

Title: A “Marginal” Writer’s Ecological Utopia: On Alice Walker’s Eco-holism

By: Zhou Hongju

Abstract: Alice Walker,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fro-American female writers, has written a lot of novels among which *The Color Purple* and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are the best known. In her early works, Alice Walker attributed her keen concern to the Afro-American females and mal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in Africa. Then, she has gradually changed her attention to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with the deteriora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change was fully shown in her former works and interviews and became evident in both *Her Blue Body Everything We Know: Earthling Poems 1965-1990* and *Absolute Trust in the Goodness of the Earth: New Poems*. Based on her interviews and works, this paper traces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Walker’s ecological view and interprets the utopian characteristics of her ecological view by qual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Alice Walker;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utopia; eco-holism

一幅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一瞥,因为他遗漏了一个国度,在那个国度里,人类总在那里着陆,着陆时,人类四处张望,寻求更美好的国度,再次起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

——奥斯卡·王尔德

关于乌托邦这样一个由无政府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理想可谓是众说纷纭。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为我们构建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美好画面,柏拉图的《理想国》从各方面为人类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莫尔的《乌托邦》更是一幅人

类未来理想家园的蓝图。在此基础上,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构建了一个生态意义上的理想国度——生态乌托邦,寄托人类面临现代生态危机而萌生的理想。“具有超越性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各种愿望的投射)都是乌托邦观念,它们无论如何都会对现存的历史—社会秩序产生某种变革性影响。”^①而当类似的危机发生在人类生存的环境中,生态危机成为全球的关注热点时,有着敏感触角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注意点也必然会转移趋势。

马歇尔在其著作中同样注意到了这一规律:“借助制造工具的天赋,人们已经完全改变了地球。地球上的每个部分,不管是深不可触的海底,还是高不可及的天空,无不在显示着人类的痕迹。他们的数量已经膨胀到50亿,而且他们的繁殖越来越混乱。他们挖出地球的内脏以求得金属和矿产,他们横扫汪洋以饱腹,他们剥夺草原使其岌岌可危,破坏了绿树掩映的空间。他们就站在灾难的门槛上,如果没有意识和社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无论什么都阻止不了人们阔步冲向生态灭绝。”^②他紧接着就提出解决的办法:“创造一个自由生态的社会是乌托邦想象的惯例。”^③卡伦巴赫在其小说《生态乌托邦:威廉·韦斯顿的笔记本与报告》(*Ecotopia: The Notebooks and Reports of William Weston*)中,以理性的态度为读者描绘了充满希望的前景。他认为:“人们依赖化石燃料的消费主义终将走到尽头。如果我们的个人和社会能设法按照生态乌托邦的方向发展,我们便能在这一本质性社会变革中必须蒙受的伤害减至最小。因此,尽管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生态的黑暗时代,但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并不会持续

太久。历史从来没有终点,生态乌托邦式的愿景,即在我们的地球上负责任地生活和诗意地栖居,也绝不会走到终点。”^④艾丽思·沃克(Alice Walker)作为一名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入世作家,在《我父亲的微笑之光》(*By the Light of My Father's Smile*)中,塑造了一个原始生态乌托邦——孟多部落。在那里,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崇拜自然,视自身为自然的一部分,两者和谐平等地相处,人们互敬互爱,两性互相尊敬。沃克赋予其作品大团圆的美好结局,反映了她的美好愿望,即她渴求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所有的民族、阶层、国家甚至物种和谐相处,共同享受“大同世界”的美好。

一、艾丽思·沃克生态乌托邦思想的形成

“当一种心灵状态与它在其中发生的那种实在状态不相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乌托邦心态。”^⑤沃克在进行大量的女性书写的同时,也关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公平,关注着自己生活的大地和星球的动态和变化,关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她的爱不仅给予那些深受两重压迫的美国黑人女性,更给予全人类。“乌托邦成份和意识形态成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分别出现的。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所具有的各种乌托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经常渗透着各种意识形态成份。”^⑥而作为美国少数族裔的女性作家,沃克的生态思想是与种族意识和性别意识融合在一起的。

(一)沃克生态思想的萌生

沃克对于自然怀有深厚的情感,她甚至一度

①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②③Peter Marshal, *The Nature's Web*,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p.448.

④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生态乌托邦》,杜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⑤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⑥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要感谢她生活的南方农村环境和那片土地上挚爱绿色生命的母亲,二者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沃克生活在美国南部广袤的田园中,母亲精于园艺,为少年的沃克营造了美丽的绿色环境,这是培养她美好情感的基础,更是她生态思想的根源。沃克说过:“我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在简陋的屋舍周围开辟了神奇的花园,所以,从出生起,即便贫困,我也一直生活在花团锦簇的美丽之中。这种美好支撑我度过数次危机……有时候,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有权力去改变的人却一直难以置信地毁灭着我们所有人和我们的星球。但对于那些没有这种权力,也没进行这些破坏行为的人,我依然抱有信心。我明白,我在此处山上的原因,我这么努力地走出城市的原因,是我可以从大地本身获取力量,我从大地享受乐观的(滋润),我觉得只要地区每年春天还会到来,我就能感悟到这种力量。只要地球还能盛开鲜花、结出滋养的果实,我就能,因为我就是地球。只要地球不放弃,我就要坚持。”^①她的言语之间洋溢着对生态、对大地的热爱。她在美国南部农村度过童年,她坚韧的母亲对种植的热爱让她对自然、对地球充满乐观和信心。

沃克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美国黑人女性,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她依然为家人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她把美国黑人女性烹饪、缝纫和园艺的技能发挥到极致。她高超的园艺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更给沃克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哪怕是站在满是石头的地面上,她都能使之成为花园。五颜六色的花园加上独特的设计是那样与众不同,那样生气勃勃、独具一格,以至于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很多人都开车来我们格鲁吉亚家里,光

临我们的花园,要在里面走一走。我也注意到,母亲只有在花丛中工作时,才是光芒四射的,与她平时的默默无闻形成鲜明对比。”^②沃克认为良好的生态可以滋养人的精神。她说:“如果每个地方都漂亮,这里的民族就会有怡然自得的心灵。我曾经住过贫民区,但感谢上苍,我的家不是贫民区,因为,即使住在破棚子里,我也是被花团锦簇包围着的,所以我从不因为贫穷而困窘。我总是把对自己的认同与庄严美丽联系在一起。”^③

除了母亲的影响,沃克行遍天下的经历也让她领悟自然之美,更加深刻地热爱自然。如她所言:“旅行使我真正爱这个世界,爱她的广博和多变。当我知道宇宙没有中心的时候我是多么感动啊。”^④在《世界变了》(*The World has Changed*)这部访谈录中,沃克时常强调自然的神性,以示其对大地母亲的关爱。她宗教般虔诚地看待大自然,认为大地荒野以及自然之美是她存在的根基。作为作家,她去过中国、古巴等第三世界国家,也去过非洲,为了写《紫色》(*The Color Purple*),她甚至去偏远的小镇居住。她的游历让她亲近自然,坚信神圣的大自然是她最好的老师,自然无限的创造能力也赋予她无比乐观的精神。

(二)生态思想成长的基点

沃克非常喜爱亚洲文化,其中的生态思想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沃克也喜欢中国的诗歌和日本的俳句。中国的古诗、铭句和日本的俳句对她影响较大,她曾说过:“在我的诗集《曾经》(*Once*)中,我深受曾子铭句^⑤和日本俳句的影响。我想我对于短小形式的喜爱就出于此因。我很喜欢学习以三四句的形式表达神秘的意象,描绘一幅美景,激发读者美好、愉悦的感觉,而不是解

①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p.172-173.

②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74.

③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p.172-173.

④Alice Walker,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New York: Harcourt School Publishers, 2003, p.259.

⑤短小精悍的句子——译者注。

剖、分析。在日本俳句里,虫鸟鱼花都是完整的体现。他们在诗里依然是原物,保留原我的高贵,而不是用来突出人类的尊贵,或者毋宁说通常是诗人本人的尊贵。”^①在她后来的诗集《绝对相信地球的纯善》(*Absolute Trust in the Goodness of the Earth*)和《她蓝色的躯体我们知道一切:凡世诗歌全集(1965-1990)》(*Her Blue Body Everything We Know: Earthling Poems 1965-1990 Complete*)中,这种生态观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沃克的诗歌充分体现了一个诗人与天地万物融合的创作状态。

万物有灵论是非洲哲学的中心,也是艾沃克生态思想的另一来源。她这样描述非洲文化:“如果说,非裔美国人在他们的非洲传统那里得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万物有灵论,它相信:由于万物皆有神灵,所以他们都有生命。这个信仰有助于本能地获得知识。(对)这一点我并不感到惊奇,因为科学家发现:树木、植物、花朵都是有感觉和情感的,当他们被呵斥时,它们会蜷缩;如果有恶人意欲伤害他们时,它们还会昏倒。”^②沃克在《紫色》中借莎格之口,对传统基督教义中的上帝进行解构,表明上帝不是他们接受的传统教育所构建的上帝,而是心目中的信仰,而后又以奥林卡人对屋顶树叶的崇拜,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上帝”,即大地上的万事万物皆有神灵。“在小说的结尾,西丽理解了上帝是点点滴滴,上帝是万事万物。”^③在沃克看来,母亲种植的牵牛花都带有神性,像极了那些努力奋斗,面临生活的艰辛也决不放弃希望的黑人们,因为,牵牛花生命力旺盛,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里,它从不枯萎、岁岁绽放、活力四射,带给人无穷的力量。她在解构

西方主流社会所信奉的上帝过程中,结合非洲万物有灵论和亚洲的哲学思维,逐步构建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即“地球是我的上帝,自然是其精神”^④。

(三)社会现状对其生态观的催化

从某种程度上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然之爱成为沃克生命哲学的核心内容,而这种自然之爱使沃克更加关注身边环境的变化。《紫色》中描写非洲丛林被破坏的情形是她关注点转移的开始。欧洲的白人打着开发非洲丛林的幌子,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和谐生活,使当地的居民民不聊生。在《我亲人的圣殿》(*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里,沃克借芬妮之口重申了非洲丛林被破坏对人们心灵的伤害。沃克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源于她对于生态现状的不满和对社会公平的渴求。

沃克把自己最初的兴趣转移归因于黑人族裔的身份认同,认为与自然的直接联系能够还原真实的历史:“从《以文为生》到《我亲人的圣殿》,我认为我是在这些书里开始挖掘自己对于自然的迷恋和兴趣,同时一路追寻我的精神祖先直到几百年前的某地。于我而言,重建与史前的联系很关键,因为历史,特别是女性的历史、有色人种的历史是消极和片面的。正是历史遗忘了我们,或者以歪曲的方式展示我们,所以关于我们的形象描写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我开始梦想自己穿越回去,体验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时段,通过这种存在的自然过程,我的关注点(focus)才能涵盖民族以外的更多内容。”^⑤

在这一过程中,沃克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远远超出文本所陈述的社会现实,把目光投注在生

①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252.

②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41.

③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 226.

④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 110.

⑤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29.

态恶化及其深层原因。她发现了环境的变化,开始时,“在那些日子,在亚特兰大,春天把空气都变成绿色,空气好像变成了某种神水,将山脉、植物和大树全都染绿了,占据了人的整个想象空间。从斯贝尔曼学院到莫尔豪斯学院不长的路程,(我)就像漫步在绿色的海洋里”^①,但是,“后来,樱桃树就被砍了。我曾以为他们总会繁花似锦”^②。新的社会发展赋予沃克新的关注点和写作兴趣,沃克觉得自己肩负如此多的任务,“有上百万的食不果腹的儿童、衣不蔽体的人们、居无定所的人们,那些祈求我们让他们活下去的树木,哭喊着要变干净的河流,喊着让我们把臭氧层留下来的天空,我们自我实现的路也没有尽头”。^③

二、沃克乌托邦思想的现实批判

乌托邦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其根源在于现实批判。沃克的生态思想生发于现实生活中频发的生态破坏现象和种族压迫形势,旨在构建美好愿景的同时,对现实进行批判。沃克不仅看到了白人对黑人的压迫,更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生态整体主义的和谐观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关系的和谐,特别是作为大自然之一部分的人类与其他自然物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二是指与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密切相关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④。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要关注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要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关注自然环境的健康,在关注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的同时,促进人类社会内部平等关系的建立与和谐发展。作为一名美国黑人女性作家,沃

克是在重新寻找少数族裔女性的历史定位过程中形成其生态思想的。她的生态思想糅合了对生态恶化、女性地位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相关的公平正义的关注和探究。

(一)自然环境的恶化

沃克对于地球生态的恶化痛心疾首:“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觉得世界是比较稳定的,它浩瀚无边、生生不息。我觉得那时的世界干净、流水清澈、空气纯净——其中很多的东西都是真的。但是,后来他们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砍伐森林,在佐治亚州,除了被仔细保护的树木,如大橡树和林荫大道上的种植树外,几乎没有大树了。”^⑤沃克说,尽管她也喜欢在城市生活,但是,“我们远离自然,这是一场灾难。人们再也不关注季节,他们对于自然知道的所有事情就是讨论秋天的颜色”^⑥。在沃克看来,现代人与自然生产的疏离,导致了他们对于底层生产者的冷漠,最终恶化了阶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最终会威胁到每个人的生活。她看到了这样的事实:人与自然分离从而导致人们忽视自然、蔑视自然的存在,从而进一步蔑视甚至压迫与自然最亲近的劳动者,这是当下人类剥削自然和掠夺自然的二元论思想的表现,更是一部分人借助特定的优势剥削另外一部分人的思想根源。

沃克不仅注意到人对于土地过分的盘剥,还注意到这种过度开发背后的政治因素在于殖民掠夺。“拥有土地的人,基本上就一直种棉花,只是单作物轮种,直到土地变坏,——你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是一样,比如像夏威夷,当你乘飞机掠过夏威夷上空时,那里都是菠萝树,但是他们一直种菠萝,直到那是成为不毛之地,这是佃

①②Alice Walker,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New York: Harcourt School Publishers, 2003, p.253.

③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306.

④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⑤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28.

⑥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295.

农制崩溃的原因”^①。这话虽有一定的偏颇,但是沃克却注意到了人们对于土地的过分开发和掠夺。事实上,单一作物循环种植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殖民主义经济渗透不可避免的恶果。在《紫色》中,沃克描写了非洲丛林在殖民主义者的一意孤行下遭受的严重破坏,奥林卡人奉以为神的屋顶树叶树^②和生存环境都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奥林卡人在突如其来的入侵前由最初的麻木无知转变为束手无措,任凭殖民者毁掉自己的屋顶树叶树和家园,任凭狂风暴雨敲打自己的房屋和身躯。现代工业殖民者以开发的名义破坏着非洲丛林的生态环境。在《我父亲的微笑之光》里,非洲俾格米人的树林被贪婪的白人无情地砍伐,他们祖辈赖以生存的树木“被一棵棵地放倒”。在《我亲人的殿堂》中,沃克谴责了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压迫,阿威达重新描述了《紫色》中的画面:白人野蛮地砍伐森林,并用经济作物取而代之,单纯重复种植经济作物完全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

非洲的丛林和原始生产资料激发了资本主义的占有欲望,他们侵略的铁蹄迅速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作家列昂诺夫对疯狂砍伐森林、滥采自然资源的进步观提出质疑:“进步搂抱着利润闯进浓密的针叶林,一路上留下的是残根倒木。”^③而森林,绝不是无所作为的,“它似乎在用森林这座宝库考验人类的理智,看他们是否能够在这里建立公正的、量入而出的秩序”^④,如果人们一意孤行,那么就会“剩下人类直接面对大自然,并且担负起建立世界秩序

的全部重任”^⑤。对于非洲的变化,沃克的态度更加明朗:“非洲是地球的中心位置,是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发源地。她被世界上其他所有的民族当做资源。多个世纪以来,他们蜂拥而来,任意攫取,从来不觉得要回报、补充、供养和培植这片土地……如果,你的心脏——或者仅仅是你的胳膊——如果它要死了,那么你也要死了,因为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不可能从地球的任何一部分逃走。这就是它的每部分都很重要的原因。”^⑥沃克的这个观点,充分体现出她对于生态整体利益的关注。

移民或者殖民,一直是西方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策略,在其看来,解决生态问题的首选办法就是扩大空间,移民到太空。生态女性主义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对此特别反感,她尖锐地批判关于太空探索的科幻书,认为在这些书里面,“太空与未来是同义:他们是我们到达、侵略、殖民、剥夺和变成郊区的地方”。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应是一个“以进步而不是进程为基准的面向未来的‘力量之旅’;它是欧几里得式的,充满着用理性调节生活的理想;它的主要基调是阳(性)、紧迫、强硬和跋扈”^⑦。沃克对此更是颇有微词,她说:“没有另外一个星球是为我们准备的,也没有一个星球可以容得下地球上那么多的人,但是,如果那些想去的人,或者记忆里曾经去过别的地方的人自己能去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⑧在她看来,殖民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殖民扩张势必涉及生态问题,沃克坚决反对,“他们总是喜欢讨论要剥夺他们所到之地,这也

①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92.

②非洲丛林中的一种树木,树叶硕大,奥林卡人将其树叶盖在房子上面做屋顶——译者注。

③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

④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8页。

⑤列昂诺夫:《俄罗斯森林》,姜长滨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3页。

⑥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92.

⑦Peter Marshal, *The Nature's Web*,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p.412.

⑧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83.

是他们惯有的作风,剥削他们到过的任何地方”。沃克把对生态破坏的关切扩展到全球视野,对非洲故乡的关怀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令她对殖民主义深恶痛绝。她从殖民地表面的变化看到了内里的腐化,她认为:“现在要有殖民者出来承认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是做了——他们做的就是建几个学校教人们掌握能够为他们工作的知识。你知道,就是类似那些事情,那与对地方的关怀相差甚远。”^①

(二)沃克视野中生态破坏的文化追溯

作为非裔美国女性的沃克在深刻揭露美国黑人,尤其是美国妇女遭受的社会歧视的同时,与时俱进地注意到了人类内部不平等的思想根源在于二元思维机制。

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曾经批驳笛卡儿说:“上帝赋予亚当统治动物的权利,这个结论就能扩展到人类成员对于另外一部分的统治。作为迫害思维的第一步,就使得有钱人和有权势的阶层把人类的受害者划分到动物的类别,非人化地对待他们。贪婪和物欲被当作兽性,而文明则意味着与动物的言行有所区分。把一个人描绘为动物就是他们那样对待下层人士的理由。”^②撒克逊种族的二元论思维使其不能平等地对待自我以外的个体。非裔美国人进入美国后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折射出这种思维方式。非裔美国人是奴隶的身份被卖到美国做苦工,他们不能享有正常人拥有的权利和地位,像牲畜一样在美国的大地上做着最艰苦的劳动,却被给予最差的待遇。赫斯顿将其称之为“骡子”是有道理的。马歇尔同时注意到,“在描述美国黑人时强调他们野兽般的性欲和凶残的本质(一个生活在18世纪伦敦的金匠在宣传自己的产品时就说它是“用来

拴黑人和狗的银锁”),这种论调就是用来佐证奴隶制的”^③。但是,这种恶性思维的传播并不到此为止,马歇尔说:“这些可怜的人很可能痛恨被高级的(superior)人看作是动物,但这并不能由此阻止他们反过来再去对其他的动物施以暴行……而美国黑人如果被他们的主人踢了一脚,他们就会踢自己的老婆,而女人下面还有狗和猪。主人所受的气就很容易发泄到它们身上。”^④但是,即便是处于这样低下的地位,黑人内部依然传承了这样的一种思维:白人压迫了黑人男性,黑人男性再把压迫转给黑人女性。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在《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里借用奶奶的话形象地描述了美国黑人妇女的地位:“白人把担子扔给黑人,黑人捡起来,扔给黑人的女人。”^⑤

沃克把生态保护的不力归咎于阶层的差异,并表示极大的愤慨。她认为,科学家们之所以对生态的恶化持冷漠态度,是因为事不关己;而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对于生态变化反倒是更加敏感,因为生态和他们息息相关。“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因为这事关他们的生活,如果那些经常晒在太阳下面的人说每进行一次太空发射,问题就更严重一些,这个观点对于我而言,比对于那些坐在高楼大厦里,躲着太阳的照射,发表观点说‘没关系’的人,更有关切之情”^⑥。在她看来,有权阶层对于自然环境的漠视是他们阶级剥削的一部分,而社会范畴内的不平等与人类内部的分化加剧了生态的破坏。沃克注意到有钱人和有权势的阶层对于生态恶化的责任,关注人类社会的弱势群体,更注意到生态恶化对他们的伤害,基于她自身的少数族裔女性身份,她站在最“边缘”的位置以笔抵抗着对自然的侵害,构建“乌托

①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29.

②③④Peter Marshal, *The Nature's Web*,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p.190.

⑤Zora Neale Hursto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 p.17.

⑥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83.

邦”图景。

三、沃克的美丽乌托邦：生态主义整体观

在走向生态关注的过程中,沃克逐步解构了神圣的上帝形象,将其具象化为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虫一兽,以及与人类共同生活的、有着平等地位的所有个体。对自然的尊敬、对人类自身的尊重,让沃克逐步构建了这样一个生态乌托邦:没有阶级差异、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国家间的利益争夺、没有人类对于动物和自然的剥削和掠夺,人类过着幸福、向上的美好生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独偶,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提出“乌托邦的想象”,并建议在自然状态中寻求这种“乌托邦”。马歇尔认为,“当下所需要的是一个温和的整体主义观,它既要从哲学、伦理和社会层面接受我们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同时也要认可我们不可减缩的个体性”^①。而这样的居所,应该“以居所的精神为基础,它应该是‘非欧洲、非欧几里得、非男性主义’,一个超越二进制的计算智能,包含阴阳两面的乌托邦。他应该有新生的舞姿——在世界的边缘翩翩起舞”^②。厄休拉和马歇尔两人的观点与沃克的“生态乌托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看到人类向着生态和谐努力的方向。与以往的自然书写不同的是,他们都看到生态整体主义中人类内部关系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生态乌托邦里,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好,又有人与人之间在公平正义基础之上的和谐相处。除此之外,沃克还注重人与自然的同化与一体。

沃克强调在自然中净化、提升自己的心灵。她将自己比作向日葵,时时静默,适时开放。她

说:“我喜欢向日葵,所以,如果你能够像向日葵一样不抱怨,用你的小小种子和黄色的花瓣尽情地绽放。你的面孔时刻向着太阳转动。晚上就停在那儿,静默满足。真正的幸福在哪里?你真正的幸福,或者我真正的幸福,就在于心灵的平和。”^③沃克认为自然可以让人找到自己,确认自我。她住在纽约的时候学冥想,觉得自己生活得像个婴儿,完全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融合的程度之深,以至于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就是自己注视的那棵树,那时是完全的同一,同一到暂时感觉不到自我”^④。

沃克渴求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她认为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要先改变对人的态度。沃克还认为,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少数族裔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依附感:“巴勒斯坦人和西藏人……的文化深植于自然、音乐、宗教或者神灵以及艺术,我们也是农民,深深挚爱着土地,这是为什么我能和他们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所以,他们的生存权利更应该得到保护。所有的发展都不应当损害所有人——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的基本生存权,绝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过度发达而损害乃至剥夺其他人的基本生存权。她说:“人们会传递他们所遭受的,所以,我们只有通过改变对待人的方法来改变他们的思维。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理解如何消除暴力,并且消除暴力对于改变世界的作用。你制造的暴力越多,要承受的就越多。暴力所能够实现的只是一个幻影而已,因为凡是你能用暴力所获得,你同样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人们会自保,地球也会自保。”^⑤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这一观点存在逻辑上的不足之

①Peter Marshal, *The Nature's Web*,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p.408.

②Peter Marshal, *The Nature's Web*, London: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p.412.

③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45.

④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298.

⑤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72.

处。她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些事关经济发展而形成的污染往往是那些有权力实施暴力的人作出的策略。但不难看出,她看到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

沃克对人类肆意破坏生态的行为及时给予警告:“地球并非无助,它只是耐性在减少,我之所以说耐性减少是基于人们对地球的虐待和随处可见的对地球的漠然”^①,“艾比揭示了发展的真实面目:那些打着发展旗号的人,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所有人的福祉,所谓发展不过是他们的一顶幌子,掩盖的是不光彩的其他目的和企图。艾比指出,其真实目的有二:一是满足贪欲,二是保持、巩固和强化既得的权势和利益”^②。沃克则认为,生态危机的出现是社会不公平的结果,也是殖民主义、男权社会的必然结果,是忽视了“万物有灵”的整体主义的结果。所以,她认为等级观念是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祸根。米克阐述了生态系统整体的重要性:“成熟的生态系统是世界性的。任何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平等权利,没有一个个体的需要、偏好和热情被给予充分的理由威胁生态系统的福祉。”^③基于对生命、世界、性别和政治的认识,沃克认识到生态整体利益的根本实质所在。在她看来,世间万物(包括人类)都是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平等自由地享受世界的美好,应当没有歧视、没有差别。沃克的思维已经打破了二元论的藩篱,朝着没有阶级和种属的乌托邦越走越近了。

沃克心怀天下,把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放到世

界范围内。她关于人口问题的想法很宏大却很现实:“我认为地球是固定的,资源是有限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们没有理由要一个以上的孩子,如果还真的想要,两个就够了,就可以让你们有个复制品了。但是,我感觉减轻这个星球负担的方式就是限制孩子的数量,因为人们往往会有几个孩子,特别是西方……我的理论就是,如果你越爱自己就该要越少的孩子。因为真的没有必要,如果你爱孩子,你不一定非得有自己的孩子。你可以照顾上百万的孩子。”^④她还认为,扩张“纯粹是殖民的想法:扩张征服。这必须要改变,如果不改的话——事实上,那些开发者和其人一直在修盖和铺平大地,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机会了。”^⑤她既认识到西方社会中人口与殖民的关系,更看到殖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她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方社会的人口繁殖问题,并建议把这种对后代的爱扩展到整个人类范围,充分体现其宏大胸怀。她急切呼吁人们注意,生态系统已经濒危,放弃民族偏见,共同面对生态危机才是出路。尽管看到问题的急迫性,但沃克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总体上是持乐观态度的。在她的作品中,结局往往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她自己说:“我乐观是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是一个勇士,在地球上生活得得心应手……喜欢地球的人们除了这儿,哪都不想去,真心热爱和崇拜这里的物质。”^⑥

王诺提出:“新的生态的发展观包括两个维度——生态的维度和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的维度。在物质生活的发展方面,生态的发展是可承

①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72.

②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③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163.

④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167.

⑤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 174.

⑥Rudolph P. Byrd, *The World has Changed: Conversations with Alice Walker*, New York: New Press, 2010, pp, 136-137.

受的发展,即将增长幅度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范围之内。在人类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方面,生态的发展是和谐的发展和全面的发展。和谐不仅意味着人与万物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意味着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东方与西方关系的公正、平等与和睦。全面意味着不仅要有一种生态可承载的、适度且公平的物质生活,而且精神生活也需要日趋充实丰富,人格日趋完善,人类社会里的自由度要日趋增大。”^①其实,自然资源绝非仅仅是物质生产生活资源,它还为人类提供了精神上的、审美上的、人格完善和诗意栖居方面的资源,所以发展的第一前提就是要保证自然的持续存在。马歇尔在书中批评了把女性看成是与宇宙有着特殊关系的人群的观点:“这样的观点表现出对于生态敏感性(sensibility)的缺乏,生态敏感性认为,所有的主体,男人和女人,都和同物种彼此之间以及自然网络中其他生命形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②他同时看到,借助对多样性的一致认同,生态超越了还原论者的二元论,接受男女间的真正区别和两性之间的彼此吸引,同时又

坚持人类与更广阔的自然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男性女性的个性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还认为:“性别差异并非时时处处都有显示。男人和女人好像享有同样的主体地位、自治权利、理性、直觉和想象力。它不否认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价值例如互惠和合作,而是把‘养育’过程看作是全人类的活动。”^③而沃克作为一名少数族裔的女作家,在现实杂乱的境况中,看到这种大和谐的必要性和愿景,织就了一幅“大同世界”的美好画面。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的女性主义作者,沃克本身对于美国黑人女性在主流社会承受“双重压迫”深有感触,但难能可贵的是,在对待生态问题上,她没有局限于少数族裔或者女性的视野,而是突破了自己“边缘”作家的藩篱,从更广阔的角度对人类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探索与追寻,挖掘其内在深层的原因,并从一个世界公民的视角提出整体主义的生态观,在此基础上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美丽、和谐的生态乌托邦的神奇景象。这既表现了她作为人文学者心系天下的情怀,又表现了她对于人类和环境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①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②Peter Marshal, *The Nature's Web*, London: Simon&Schuster Ltd., 1992, p.410.

③Peter Marshal, *The Nature's Web*, London: Simon&Schuster Ltd., 1992, p.411.